

译林出版社出版亚马多作品系列五种:《味似丁香、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》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《无边的土地》《奇迹之篷》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。除了《无边的土地》选用翻译家吴劳的译本,其他四本皆从葡萄牙语直接译为中文,译者包括我国葡语界老前辈孙成敖、范维信以及青年学者樊星。

在巴西,若热·亚马多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。从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狂欢节的国度》到2001年去世,在长达七十年的文学生涯中,亚马多创作了包括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传记在内的三十余部作品,深受巴西国内外读者的喜爱。与此同时,他也是与中国结缘最深的巴西作家。早在1952年,亚马多便应邀来过中国。1953年,其代表作《无边的土地》的中文版问世,并多次再版。迄今为止,亚马多的作品已有十多本被译成中文,是拉美作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巴西代表。

在亚马多的书里,读懂巴西

□樊星

若热·亚马多三次来中国

1949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,其中若热·亚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,不仅在巴西作家中无人能及,在所有拉美作家中也高居榜首。再考虑到在巴西的36部作品中,有6部属于儿童文学,还有一些文学价值存疑的作品,比如时任巴西总统的若泽·萨尔内创作的《水之北》及其幕僚萨莱斯所写的《钻石梦》。1952年、1957年与1983年亚马多曾三次来访中国。当初,和当时大多数拉美作家一样,亚马多是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进入中国的。他在1951年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和平奖,并于1952年受萧三及全国文协之邀访华。可以说,他和聂鲁达一样,是中国与拉美之间“民间外交”的重要桥梁。在上世纪50年代共出版了三部亚马多的作

品,分别是《无边的土地》《饥饿的道路》和《黄金果的土地》。这三部小说均写于亚马多在巴西共产党内工作最为积极的时期。

进入上世纪60年代之后,亚马多和巴西一道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,直到80年代才得以回归,这也正是拉美热所兴起的时间。尽管在回归之后,亚马多被称作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,对他的介绍与定位却都与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。译者与出版界有意淡化了对前期意识形态浓重作品的引介,曾经的无产阶级斗士由此变成了颇有异域风情的乡土作家。这一时期翻译的第一部亚马多作品是《金卡斯之死》,发表于1981年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上。对于这部小说的选择,主要是考虑到它几乎不涉及情色描写,这在亚马多后期作品

中极为难得。80年代中期出版环境进一步放宽之后,亚马多最畅销的两部小说《加布里埃拉》与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得以在中国出版。

然而,与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巴尔加斯·略萨等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不同,若热·亚马多在80年代的中国遭遇了他在巴西一直以来的境遇:深受读者欢迎,但却无法打动文学圈和评论界。当西语美洲文学的追随者们已经沿着“寻根文学”“先锋文学”两条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时,亚马多的读者却还在对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的香艳场景津津乐道,译者也要在前言后记中反复提及这一点,根据立场不同对其中的两性描写进行解释或抨击,甚至就连专门的评论文章也从未能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。

虚构的巴西从未远离现实的基石

作为曾经最畅销的作家,亚马多在巴西文学评论界一直饱受争议。赞扬者称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巴西现实,笔下人物丰富生动,充满生活气息;批评者则认为其创作肤浅冗长,人物过于脸谱化,情节描写也常常重复。不仅如此,亚马多小说中鲜明的政治倾向也一直是各阵营争论的焦点。对于评论界的各种评价,亚马多通常并不在乎,甚至坦言自己的作品缺乏“深刻”的内涵,并自视为一名不太具有想象力的作家。但是,无论评论界还是亚马多本人,都非常强调其虚构作品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。

从发表处女作《狂欢节的国度》开始,亚马多的名字就一直与“见证”“现实”“记录”等词汇联系在一起。在第二本小说的题记中,这名巴伊亚小说家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对真实的追求——“我力图在这本书中,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与最高限度

的真实性,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的生活”。可以说,无论是其早期作品《儒比阿巴》(中译《拳王的觉醒》)《无边的土地》,还是后期的《味似丁香、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》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,亚马多的文学创作都根植于巴伊亚的历史与传统,在展现地方风俗的同时针砭时弊,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创作。

在巴西文学院的就任演说中,亚马多曾将巴西文学传统划分为以心理描写见长的“私人小说”和反映国家历史变迁的“社会小说”,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与若泽·德·阿伦卡尔,并表示自己是阿伦卡尔的坚定追随者。在7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,亚马多不仅在努力记录着巴西现实,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展示着他的巴西理想——宗教自由、种族平等、性别解放。尽管这些理想至今也未能完全实现,但却

被巴西与其他许多国家所接受,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在这些方面的进步。从亚马多的小说里,可以看到独属于巴西的宗教;可以看到东北部可可种植园主与腹地悍匪的权力关系,以及这两者如何随着20世纪30年代“新国家”的镇压而从历史上消失;可以看到外来移民如何在巴西立足扎根;也可以看到巴西妇女地位的变迁。

因此,无论在巴西国内还是国外,学界对亚马多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学、人类学元素都非常重视,并视之为巴西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。而国外的普通读者也都将亚马多的作品看作一扇了解巴西的大门,深受其中异域风情与文化特色的吸引。可以说,通过文学创作,亚马多向世界呈现了巴西。尽管这个巴西有一定的虚构成分,却从未远离过现实的基石。

(本文作者为《奇迹之篷》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译者)

巴西作家的书 & 关于巴西的书



《巴西:未来之国》
[奥]斯蒂芬·茨威格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为一位犹太裔作家,斯蒂芬·茨威格在1933年就预感到纳粹将吞没欧洲,于是他逃出伦敦,于1941年流亡到巴西。正是在这远隔重洋的流放地,茨威格创作了回望欧洲的《昨日的世界》和展望未来的《巴西:未来之国》。《巴西:未来之国》完美地再现了巴西的过去,更寄托了茨威格对人类文明的全部希望。这里的“未来”并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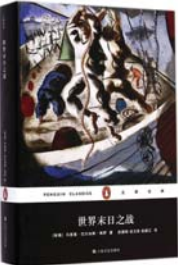
《永远的菲利普》
[巴西]克利斯托旺·泰扎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隐秘的幸福》
[巴西]克拉丽丝·李斯佩克朵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《星辰时刻》
[巴西]克拉丽丝·李斯佩克朵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《世界末日之战》
[秘鲁]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《去他的巴西》
胡续冬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《永远的菲利普》几乎囊括了巴西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,书中讲述的父亲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之间的故事,正是作家克利斯托旺·泰扎的亲身经历。从儿子出生那天起,作家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对儿子的治疗上,仅仅为了让孩子四肢能动作协调,就要每天、甚至每小时给他做“刺激训练”,十几年如一日。这也是个关于作家自我认知、自我更新和成长的故事,从最初的惯于逃避现实,蜕变为清醒面对、敢于担当、富有责任。也许所谓的“父爱”并不先天存在,但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,作家创造出了他对孩子的爱。

克拉丽丝·李斯佩克朵1920年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,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,是巴西当代经典作家之一,被誉为自卡夫卡之后最重要的犹太作家,在拉美文坛独树一帜。《隐秘的幸福》是克拉丽丝·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代表作,收录24个短篇,故事简单,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,主题彼此各异,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,但都隐约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:探寻自我抑或自我意识的建立,囊括了克拉丽丝所关注的几个要素:自我、真实、存在、起源、时间、母性、表达……

小说涉及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。东北部贫穷地区女孩玛卡贝娅移居到大城市里约热内卢,力不从心地做着一份打字员的工作,幻想成为玛丽莲·梦露,结识同样来自东北的男友奥林匹克,后者为自身发展而抛弃玛卡贝娅,选择了家境良好的里约人洛丽亚里。最终玛卡贝娅意外死于车轮之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巴西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,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,难以在城市立足,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女性更是隐没在社会边缘,可有可无,就如同玛卡贝娅的四个室友,没有任何个人特色,随时可以被替换。克拉丽丝以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将她们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本书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巴西卡奴杜斯起义的全貌,并且生动地塑造了安东尼奥·贡赛也罗、加利雷奥、卡尼亚布拉沃等一系列人物。它与库尼亚的名著《腹地》的区别主要在于:后者以新闻纪实的手法、社会政治的角度详尽地介绍了卡奴杜斯地区的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以及农民起义的原因和四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经过。《世界末日之战》则着重塑造人物性格,因此虚构了不少情节,比如:加利雷奥的冒险故事,胡莱玛与近视记者的奇遇与爱情,卡尼亚市拉沃的糜烂生活,起义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·贡赛也罗的怪癖,等等,作者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对历史题材进行了艺术加工。

这本书是北大青年学者、诗人胡续冬客居巴西一年半的旅游和生活札记。以娱乐人民群众为己任的“胡子”在这本文图并茂的集子里,以他机智、谐谑、精准的文笔,撷取各种欢乐情境、趣闻轶事、新鲜风物,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格外生动细致而全面的巴西社会文化生活大画卷。